



## 凡塵曉遇

專欄

有一天，我在媽媽的老房子里，身體陷入破了幾個洞的舊沙發，疲乏之中小睡過去，我打起了輕微的鼾聲。等我醒來，發現媽媽正怔怔地望着我。

媽媽輕聲說，你長得越來越像爸爸了。爸爸生前，也時常把困頓的身子陷入沙發，老年斑密布的脸上，皮膚毫無生氣地耷拉着，有時小憩過去，呼嚕聲中胸前落滿了嬰兒哈奶一般的鼾口水。3年前的秋天，爸爸從老街駕着仙鶴而去，而今化作星星的眼睛，依然俯瞰着人間大地上的親人。媽媽之前還對我說，看你說話的腔調，皺着眉頭想事情的样子，越來越像你爸爸的神態了。爸爸的样子，在我心里，一直固定在50岁上下的年纪，走路缓慢，对没有到来的日子，总是充满了沉沉的忧虑。爸爸到了79岁那年，因为严重痛风，双脚长满痛风疙瘩，如果没人搀扶，几乎就不能独立行走了。我心里至今不能接受爸爸衰老后的样子。

妈妈的话，让我忍不住暗暗吃惊。有时我对镜打量自己的神态，说话的腔调，很多杞人忧天的想法，真的越来越与爸爸神似了。这是强大基因的不可抗拒。时光在不动声色中把我雕刻成爸爸的模样。这让妈妈对我的依赖更深了，每当我在她身边，她就有爸爸回来的奇妙感受。

爸爸和妈妈的一辈子，差不多就做了三件事，工作与种地，把孩子养大，后来变老。爸爸坐过几趟飞机，中国地图上的省份，走了七八个。妈妈的一辈子，从没有出过远门，一双小脚还没有跨出过重庆。汗水中的盐，泪水中的苦，笑容里的哀愁，消费着时间，却也账目清清楚楚。爸爸走以后，妈妈说，这辈子没啥其他想法了，就想当曾祖母，享受一下四世同堂的欢愉。

很多人的一生，就这样把生活流程走完了。从蓓蕾

初绽，到老树虬枝，最后爱恨入土。时光的大雪，片片飘落铺展成皑皑雪原，雪融后满地泥泞，尘埃厚重。我们接受着时光的打磨，从豪情万丈到心平气和，从展翅翱翔到羽翅收敛。

朋友老牟83岁的父亲，两年前的一天，平时脾气温吞的他突然之间变得暴躁易怒。有天，父亲在家里对母亲咆哮着要离婚，惹得老牟的母亲伤心哭泣。老牟赶到父母家，暴怒的父亲指着母亲说，你看你妈，老不正经，伤风败俗啊。母亲把事情经过给老牟作了交代。原来，父亲一直尾随着跳广场舞的母亲，主要目的就是去盯梢，有次父亲发现一个老头子请母亲跳了一曲舞，冲动的父亲当场冲过去同那“老不要脸”的老头子厮打起来。

这个心结，让父亲消化不了，他果断地提出要同母亲离婚，还把离婚的家产家当在本子上分得明明白白。经过老牟耐心劝解，父亲终于咽下了这口气。然而，接连发生的事，让老牟隐隐感到了父亲的不正常。母亲外出走一步，父亲就要在后面跟随一步，疑神疑鬼的父亲，总是担心母亲“晚节不保”。有一天，外出的父亲，突然找不到回家的路了，好不容易走到了自家小区，却忘记了楼层，最后还是在在一个好心邻居的护送下才回到了自己的家。老牟把父亲送到医院检查，诊断结果是父亲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，就是严重脑萎缩导致的老年痴呆症。老牟明白这个病导致的后果。3个月后，父亲忘记了家人的名字，有天他望着老牟问：“你是隔壁的，来我家干啥？”老牟大声说：“爸爸，我是您的儿子啊。”父亲搔搔后脑勺，有些不好意思地说：“对啊，对啊，你是我儿子啊。”一会儿后，父亲又木然地望着老牟问：“你到底是誰啊？”老牟很是难受。父亲的记忆好比鱼，只有短短的7秒。父亲的脑子，陷入了时光混沌的沼泽。

有次父亲上厕所，也不知道怎么出门了。老牟推门而进，只见父亲的裤裆里全是尿尿。老牟赶紧给父亲在卫生间里洗澡，父亲本能地蹲下去，他还懂得在他人面前害羞。老牟擦洗着父亲的身子，这个瘦骨嶙峋的老头儿，肉塌了，骨头上薄薄的皮就像泄了气的一架老鼓。老牟从父亲的瘦骨头上，搓下好多灰，也许根本就不是灰，是骨头上老去的皮。老牟给父亲洗完了澡，换上干净的衣服，老头儿焕发了精神，突然开口问：“你是我啥人啊，要对我这么好？”老牟说：“爸爸，我是您儿子啊。”老头儿点点头说：“还是儿子好。”

父亲在家里总是闹，更深半夜起床收拾衣服嚷着要回老家去。受尽父亲折磨的母亲，与老牟商量后要把父亲送到一家养老院照顾。等老牟把父亲送到养老院时，他对父亲说：“爸爸，今后这里就是您的家了。”父亲点点头说：“好啊，这里好。”可当老牟转身回家时，父亲又嘟囔着跟随他，回头望见父亲那委屈、可怜甚至是哀求不要丢下他的目光，老牟的泪，一下就涌了出来。老牟把父亲，又搀扶着回了家。

今年春天，老牟的父亲在医院去世了。临终前的第三天晚上，记忆回光返照的父亲，突然从枕下摩挲出一张存折，他告诉儿子：“这个，都是给你攒下的。”打开存折，是这些年父亲勒紧裤腰攒下的17万元钱。

老牟跟我聊起父亲生前的点点滴滴，他跟我说了一句话：“我们总以为父母不会老，一直护佑着儿女子孙，却不知时光也在慢慢啃噬着他们，等他们老了，我们也在追着他们的脚步。”

那天，我与老牟望着阳台外边城市的灯火，陷入了很久的沉默。

(作者系重庆市万州区五桥街道干部)

## 陪伴一只蜜蜂抵抗死亡

□谭岷江

四月的午后阳光下，院坝地面温度越来越高。在一本书的陪伴下，我感觉体内整个冬天积淀的寒意正一点点地被热浪蒸发驱赶。微风吹来，几乎在无意之间，我合上了书，低头看了看地面，发现一只蜜蜂正吃力地爬上我的左脚皮鞋，似乎在寻找失散的亲人，也像在寻找美丽的花园。我知道身上只有红色的心跳，从来没有花蜜和绿荫，便将它轻轻地抖落在地上，打量着它，希望它能够展翅飞去。

风轻轻地，地面暖暖的气流正回旋上升，此时正是所有拥有翅膀的动物自由飞翔的最佳时节。然而，它始终在地上摇摇晃晃，步履蹒跚，根本无法飞翔。它一定是身体受了伤，或者翅膀有恙，或者在不远的地方，它和伙伴们正在采蜜，为了抵抗一个它们认为会伤害自己的敌人，它毫不犹豫地当了一次勇士，蜇了这个敌人，失去了蜇敌的尾刺，伤及了内脏，它知道注定会死去，便离开朝夕相处的伙伴，又或者被注定抛弃，最终墮落在这个方圆二十米左右的坝地。它成了一只孤独的蜜蜂，我希望它只是翅膀受了伤。地坝虽然不大，但对于失去飞翔能力的它，却是一片汪洋大海，凭借它本色自然地行走，根本无法走出地表温度越来越高的“热海”。

它在地面上行走，极像学步的孩子，又像摇晃的老人。我望着它，只能用自己的身体遮挡阳光，让它能够减少阳光的直晒，但很快我就发现，原本有益于它飞翔的热浪不停地弥漫升腾，让它的大脑变得越来越昏眩，它摇晃了几下，竟在一处人眼看不出的“沟壑”，摔了个“六脚朝天”；它艰难地在地上翻滚，试图重新站立起来，可四五秒钟后，它依然在艰难地翻滚，就像一个不停旋转的“陀螺”。我看了看它，想起午饭后我本来准备陪儿子上街闲逛，可儿子突然接到一个同学的电话，约他到就读的高中去打篮球，我只好拿了一本书，带着手机到小区下边的院坝，没人的时候我就拿出书来读，有人路过时，我就一本世俗地看手机——坦白地说，我和绝大多数人一样世俗，多数时间我都希望有人路过，因为即使读着书，我也在聚精会神地想着手机上的信息。正是受了手机的诱惑，我才低头看了看地面，看到了这只蜜蜂试图爬到我身上的“序曲”，有效避免了我突然起身走动时，在不知不觉间将抖落的它踩死的罪过。在这个清明假期的某天午后能够和它邂逅，这肯定也是一种人生和蜂生的缘分，我弯下腰去，看了看它，将它扶了起来，可它没走多少步，又被我完全看不出的“沟壑”绊倒了，它又在那里努力挣扎，依然是无法翻转身子，实现正常的站立。

我叹了口气，又弯下腰去，掏出一张餐巾纸，小心翼翼地将它托在里面，将它放到十米外树荫下的灌木丛中。可它在叶子上依然站立不稳，它试图用两只后腿用力地抱住小小的叶子，可它最终摔了下来，落在低两三毫米的另一片叶子上。它可能吓坏了，停止了挣扎，也停止了摇晃，只用

两只前腿不停“洗脸”，试图让自己立即清醒冷静过来。在那两三秒钟内，我觉得它真像一只正常的健康的蜜蜂，在几秒钟之后就会振翅而飞，在我的目送下飞向蓝天。可它始终不能飞起来，微风吹来，又摔落到了低一毫米的第三片叶子上。它开始努力地挣扎，不断地撑起它最坚强有力的后腿，一次次地试图站立起来，但它一次次地失败，最终摔倒在这片叶子形成的“绿色峡谷”。在我看来，这片叶子比其他叶子都大，正是适合它休息的“避风港”和“养生居”，可它始终想向前行走，不知道前面有许多摔倒跌落的危险。

我害怕它摔伤，只好尊重它的选择，将它移到树荫下的花台。它依然摇摇晃晃，像一个无法拄着拐杖的老者。花台上有几株矮小的小草，烈日完全照不到这里。我想，这或许是它养伤的最佳地方吧。可我发现，花台上有三只蚂蚁正在爬行，它们或许嗅到了这只孤独的蜜蜂，聚在一起用触角碰撞后，一只蚂蚁很快转身离去，极像是去招引援兵，另两只蚂蚁潜伏在两厘米之外，虎视着这只无法飞翔的孤独的猎物。

我开始为蜜蜂的命运感到绝望。可它依然在花台上坚持行走，有几次甚至离虎视的蚂蚁越来越近，甚至近得不到半厘米，反倒吓得两只“侦察兵”蚂蚁唯恐“打草惊蛇”，急忙迅速后退。失去翅膀的它，会被这些平时它瞧不上的地面蚂蚁所肢解吞噬吗？我又掏出一张餐巾纸，在树背后的灌木丛里，为它“修”了一条平坦宽阔的高速通道，然后将它小心翼翼地移到上面。看着它上面依然挣扎着行走，我突然想到，蚂蚁也是可以爬到这上面来的，这只蜜蜂的命运，并不掌握在我的手中，也不掌握在它的努力中，而在于它能不能在最快时间内恢复飞翔。对于一只孤独的蜜蜂来说，失去了天空，就意味着拥有了地面的坟墓。

此时，我的电话响了起来，原来是一个久未谋面的文友从上海回重庆“清明”祭祖，路过小城想和我见上一面。我和文友约定了见面地点，便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灌木丛。离开灌木丛的一刹那，我最后一次望了望那只孤独的蜜蜂，依然为它的命运沮丧而绝望，可它依然在那里摇晃着走动，它努力撑起的后腿，似乎在嘲讽着我的灰心与放弃。

最近两天来，我始终不知道蜜蜂的最终命运究竟如何。每次从灌木丛边路过，我都会将目光投向另一个方向。我知道，筋疲力尽的它孤独游弋在地面，最终肯定会极大概率地被蚂蚁肢解。若是如此，我真害怕看到它遗留的残翅躺在花台，像金剛碑一样，风吹不动，雨冲不走。可我始终期待着，大自然肯定会有奇迹，即使它永远无法飞向天空，但是，在清明节第二天下午的地面“热海”，陌生的我曾目光和心灵，陪伴着有一面之缘的它，抵抗了一段时间的死亡。

(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、重庆市石柱县作协主席)



## 开往春天的列车(外一首)

□王明凯

在一个叫李子坝的地方  
把镜头举过头顶  
便可等到，一个心动时刻的来临

那辆开往春天的列车，仿佛  
从巴山的皱褶中驶来  
从渝水的源头处驶来  
在昨天与今天的链接处  
穿楼而过  
左边，是贴在崖上的居民楼  
右边，是悬在脚下的嘉陵江  
前方则是，又一个姹紫嫣红的打卡点

于是，崭新的巴渝舞和竹枝词  
便在春天的故事中开花  
像一首一往无前的进行曲  
在我兴奋与喜悦的目光中，呼啸而过

### 口袋公园

似古人笔下的小令  
让小桥流水  
落英缤纷  
和梅枝上的几声鸟鸣  
在暖风中，书写动感与柔情

蝴蝶在花丛跳舞  
蟠龙在池中吐穗  
教孩子学自行车的年轻妈妈  
在顺时针的圆里转了半圈  
就累得气喘吁吁  
惹出一串又一串，风铃般的笑声

花间一杯茶，让车马炮的厮杀  
一直延续到夕阳西下  
最是那些妖精般的大妈们  
在悠扬的音乐声中站成菊朵  
把手中翻飞的小团扇  
舞成黄葛树下，花枝招展的风景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原党组书记、重庆新诗学会名誉会长)

